

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系列丛书 ②
Series of Sanskrit Manuscripts & Buddhist Literature 2

《无二平等经》 梵文写本的对勘与研究

ADVAYASAMATĀVIJAYA

A Study Based upon the Sanskrit Manuscript Found in Tibet



范慕尤 著
FAN Muyou

梵文《无二平等经》(Advayasamatāvijaya)是佛教重要经典之一，其梵文写本在西藏被发现。本书通过对该写本的研究，探讨了其文本特征、历史背景及与其他版本的异同。研究指出，该写本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反映了早期佛教经典的传播与演变。本书为佛教文献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②

本书以梵文《无二平等经》(Advayasamatāvijaya)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其文本特征、历史背景及与其他版本的异同。研究指出，该写本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反映了早期佛教经典的传播与演变。本书为佛教文献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系列丛书 ②
Series of Sanskrit Manuscripts & Buddhist Literature 2

梵文写本《无二平等经》
的对勘与研究

ADVAYASAMATĀVIJAYA

A Study Based upon the Sanskrit Manuscript Found in Tibet

范慕尤 著
FAN Muyou



中西書局

目 录

丛书总序	段 晴 (1)
前言	(7)
缩略语及符号表	(9)
第一部分 导 论	
第一章 《无二平等经》的写本与相关背景	1
第二章 《无二平等经》的译本	9
第三章 编辑方法	21
第四章 内容提要	29
第五章 内容分析	45
第六章 从梵汉对勘的角度看《无二平等经》中的词汇	63
第七章 藏译的相关问题	73
第二部分 《无二平等经》的梵藏汉对照本	
转写凡例	79
第一章	81
第二章	101
第三章	113
第四章	129
第五章	137
第六章	145
第七章	151
第八章	157
第九章	169

第十章	177
第十一章	187
第十二章	205
第十三章	209
第十四章	223
第十五章	225
第十六章	273
第十七章	275
第十八章	279
第十九章	285
第二十章	293
第二十一章	311
第二十二章	321
梵藏汉词汇对照表	329
参考文献	347
英文简介	353
图版	

Contents

Preface to the Series	Duan Qing (1)
Foreword and Acknowledgments	(7)
Abbreviations.....	(9)

Part One: Introduction

1 The Manuscript of the <i>Advayasamatāvijaya</i> and its Relevant Background.....	1
2 The Translations of the <i>Advayasamatāvijaya</i>	9
3 The Editing Method.....	21
4 The Synopsis	29
5 The Analysis of the Contents.....	45
6 The Comparison Study on the Vacabulary.....	63
7 The Study on the Tibetan Translation.....	73

Part Two: The Trilingual Versions of Sanskrit, Tibetan and Chinese

Conventions	79
Chapter I: Vinyāsa	81
Chapter II: Jñānakulasamādhi	101
Chapter III: Saṃgrahakulasamādhi.....	113
Chapter IV: Dharmakulasamādhi	129
Chapter V: Kāmasamādhi	137
Chapter VI: Sarvasiddhisamayajñānottara	145
Chapter VII: Ādijñānasamuccaya.....	151
Chapter VIII: Sarvasamayamahāsāadhanaguhyapūjā.....	157
Chapter IX: Sarvatathāgatajñānāvabodhanaparamarāhasya.....	169

Chapter X: Samaya.....	177
Chapter XI: Mahādhyānopari.....	187
Chapter XII: Dhyānamaṇḍalamahāsattvotpādana	205
Chapter XIII: Vidyānyādikarmika.....	209
Chapter XIV: Vidyākarma	223
Chapter XV: Sarvamantravajrasambhuti.....	225
Chapter XVI: Sarvamantrasamuccaya.....	273
Chapter XVII: Sarvatathāgatocchāna	275
Chapter XVIII: Tathāgataguhyavajrasattvārādhana.....	279
Chapter XIX: Mahāguhya.....	285
Chapter XX: Sarvatathāgatamantracintāmaṇi.....	293
Chapter XXI: Sarvamantrasamuccaya.....	311
Chapter XXII: Sarvatathāgatakāyavākcittapariśuddhisvabhāvavajra	321
Vocabulary.....	329
Bibliography.....	347
Introduction for English Readers.....	353
Plates	

丛书总序

段 晴

以叶少勇博士的《〈中论颂〉与〈佛护释〉——基于新发现梵文写本的文献学研究》、范慕尤博士的《梵文写本〈无二平等经〉的对勘与研究》为首发，北京大学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正式推出“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系列丛书”。

此系列所谓“梵文贝叶经”沿用的是此名相外延的意义。

梵文，简而概之，曾是古代南亚次大陆通行的书面语言，是传承了印度文化的语言。印度古代的可以分为为学科的著作，例如天文、数学、医学、哲学，等等，都是用梵文著述的。佛教的一部分著作，也是以梵文撰写的。中国历史上那些前赴后继、不畏牺牲的求法高僧所赍得之佛经，大多数是梵文的。提出梵文贝叶经的整理和研究，主要针对的便是跨越了时空幸存于中国境内的梵文佛教典籍。

然而，古代来自天竺的佛教典籍，并非全部是用纯梵文完成的。众所周知的佛籍之藏，还有巴利语大藏经，在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地得到传承。巴利语，正是天竺俗语之一。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阿富汗佛教遗址有大量佛经重见天日，这些佛籍残片，按照语言，并非都是纯梵文的，有些属于印度西北方言，又称犍陀罗语。有些在俗语的基础上发展出兼有纯梵文的模式，这样的语言被称为混合梵语。进一步说：所谓纯梵文，是指无论从正字还是从语词形态的变化，皆符合印度古代文法家波你尼设定的标准。俗语，具备独特的正字和语词形态变化。混合梵语，则是指偏于纯梵语的正字，而词形变化，则兼有俗语的形态。梵文贝叶经整理和研究项目，不仅限于纯梵语的典籍，凡是境内出土的、流传下来的梵文的、俗语的以及混合梵语的写卷，皆是此研究考察的客体。

这里所谓梵文贝叶经之“贝叶”，仅仅是书写材料的代名词。“贝叶”一词本身，是外来词语和汉语词义的组合。“贝”从梵语 *patra* 拟音而得。正如古人云：“贝叶者，即多罗树叶也，犹此方竹帛简牍之类。载能论文，可以披取。”¹ 古代天竺，没有纸张，习惯用多罗树的叶子作为书写材料。对于这种书写材料，玄奘

¹ [宋]子璇录：《起信论疏笔削记》卷1，CBETA, T44, no. 1848, p. 301c。

法师游历印度，行至南印度荼建那补罗王城时，曾特别记述：“城北不远，有多罗树林，周三十余里。其叶长广，其色光润，诸国书写，莫不采用。”¹ 唐代慧琳所制《一切经音义》甚至将写经的过程，描绘得如历在目，谓“此叶粗厚，鞭而难用，若书多以刀画为文，然后置墨。为叶厚故也”。这种以刀画为文，然后以加墨显字的方式至今仍在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可得观。然而贝叶仅仅是印度古代的书写材料。当佛教传播到包括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时，在中国的造纸术传到中亚之前，用来书写的材料，“随方国土，或用赤桦木皮，……或以兽皮，或以金银铜叶”²。书写材料应用之广泛，尤其体现在南亚次大陆西北部以及中亚等地发现的写本之中。上世纪初，以及近年来新疆等地发现的写本，有些书于纸张上，有些书于羊皮上，也见到有书于丝帛之上的。而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区出土的梵文佛经残片，则大多写于桦树皮之上。例如 20 世纪 30 年代在巴基斯坦的吉尔吉特附近发现的大量梵文写本，在时间上要比收藏在西藏的梵文写本早几百年。这些俗称吉尔吉特写本，唯有梵文本的《一切庄严王功德经》是写在真正的贝叶之上，而其他写本皆书写在裁成贝叶状的桦树皮之上。产自印度的真正的多罗树叶，虽未在中亚地区得到广泛应用，然而多罗树叶的形状，还是影响了佛教流行的地域。贝叶经，实际上又是印度书形纸的代名词。

梵文贝叶经在中国存留下来，是绝无仅有的人类文明的现象。对于梵文文献的梳理和诠释，在学科的划分中属于印度学研究领域，似是非汉的，非中华的，充满了异域色彩。然而这一领域，却与中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接连。中印文化之间，曾经数百上千年的交流。佛教传入中国，犹如涓涓细流，融入华夏之地，滋养了华夏的文化。佛教在中原，与道教、儒教并列，成为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佛教在西藏，则成为西藏传统文化的擎天柱。教自西方，法流东夏。而构成这历经千百年而不枯涸的细流之水的，正是梵文贝叶经。后来，大约到了 13 世纪，佛教在印度消亡，源头断而流未涸。梵文贝叶经，毕竟具有超越人类之寿的生命力。尽管玄奘、义净从印度赍得的梵文贝叶经卷，恐早已与无数汉籍一道，同毁于涤荡中原的兵燹。但是，在新疆和西藏，梵文贝叶经存留下来。

季羨林先生生前多次告诉我们，新疆和西藏是中西文化交流得天独厚之所在。针对新疆，季羨林先生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¹ 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889 页。

² [唐] 慧琳著：《一切经音义》卷 10，CBETA, T54, no. 2128, p. 367b。

新疆是“东西文化交流的所在。东方文化从这里传到西方去，西方文化从这里进入东方”¹。对新疆地区发现的古代语言的研究，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近年来已经发现的多种语言的写卷以及梵文贝叶经的残片已经充分证明了季羨林先生的远见卓识。和田地区新出犹太波斯语古信札，揭示了波斯犹太部落迁徙的痕迹。新发现的粟特语文献，印证了和田地区有粟特聚落的存在。于阗语蚕茧丝桑等文字的重新定义，仿佛为古代丝路平添了以桑园、丝织、商队往来为内容的画卷。北京大学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近年来对新疆地区新出梵文贝叶经的研究，发现了多部佛经的残片，其中有《撰集百缘经》(*Avadānaśataka*)、般若部类(*Prajñāpāramitā*)、《宝星陀罗尼经》(*Ratnaketurivarta*)、《妙法莲华经》(*Saddharmapuṇḍarikasūtra*)、《首楞严三昧经》(*Śūramgasaṃādhisūtra*)、《金光明最胜王经》(*Suvarṇabhāṣottamasūtra*)等已为世人所知的梵文佛教经籍，还首次发现了《贤劫经》(*Bhadrakalpikasūtra*)的残片。这些佛教残片，明显带着因人类宗教信仰的变迁而造成的创伤，残破而零星分布。然而，这些残片最能证明佛教在古代新疆地区传播的历史，对于佛经传译等领域，有着非凡的意义。对新疆新出梵文贝叶经残片整理和研究，将是此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系列丛书所呈现的重点之一。

与新疆发现的梵文贝叶经之零星残破截然不同，西藏所收藏梵文贝叶经基本完好，多集中于西藏的寺院中。这些梵文贝叶经，曾经历各种途经而达到西藏。11世纪，当穆斯林的铁骑横扫印度北部地区，佛教寺院毁于一旦，一些佛教高僧，携带着被视为比自己的生命还要宝贵的梵文贝叶经，逃亡到尼泊尔，逃亡到西藏，为这些梵文贝叶经找到了永久的家园。翻阅梵文贝叶经，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字体，标识它们的源起之地各不相同。看着这些梵文贝叶经，仿佛可以看到西藏那些著名的翻译家、学者如仁钦桑波(958-1055)、布顿仁钦朱(1290-1364)如何手拿把持这些写卷，而将其中的内容翻译成藏文。其中一些，甚至可以追溯出抄本的笔手。每一部写卷背后，都有可歌可泣的故事，象征着人类为思想、信仰而付出的努力。

西藏的梵文贝叶经，曾经令20世纪初期来到西藏的印度学者、意大利学者兴奋不已，多少国际学者期待着能撩起罩在手稿之上那层无形的纱罩。梵文贝叶经因其年代久远，记载的内容丰富，是人们了解古代社会的语言、历史、艺术、哲学、宗教等的重要资料，也是解决此类学术研究中各种疑难问题的最可靠、最原

¹ 季羨林：《东方语文学的重要性》，载于《季羨林文集》第六卷（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8页。

始的文献依据。因此，长期以来，梵文贝叶经被国内外学术界视为学术研究的珍宝。对西藏所藏梵文贝叶经，季羨林先生曾经给予这样的评价：“过去，我们中国由于有了敦煌石窟的藏书而对世界学术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曾经轰动过世界。今天，西藏的梵文贝叶经，就其意义来说，至少可以同敦煌宝藏媲美。这又是我们中华民族，特别是西藏民族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敦煌学这个响亮的名称久已蜚声世界学术之林。如今应该再有一个西藏梵文贝叶经学，我相信，这个同样响亮的名称也将会蜚声世界学术之林。”¹

如果说一百年前，风雨飘摇之中的中国，不得不目睹各国列强对敦煌藏经洞的掠夺，“敦煌在国内，敦煌学在国外”，曾经是令中国知识分子痛心疾首的往事。那么梵文贝叶经以及新疆古代西域语言的研究领域，又何尝不是中国学者的屈辱所在？原始资料在国内，却成为国外的学术推动力，对这其中的屈辱，以季羨林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比我们有更深刻的体会。

季羨林先生生前十分关注对西藏收藏的梵文贝叶经的整理和研究，一直期望中国学者能够独立地实施这项工程，因为在此领域，不但可以拿来运用和发扬国际水准的印度学的学术方法，而且聪慧的中国学者将能充分展示自身的优势。在印度和西域古代语言研究领域，“我们在这方面应该作出至少不低于其他国家学者水平的贡献，这才符合我们国家的地位。”²季羨林先生是把印度学植入中国学术界的第一人，他是西藏所藏梵文贝叶经的整理和研究工程的开光者。1988年，蒋忠新先生出版了第一部西藏梵文贝叶经的转写本《妙法莲华经》，季羨林先生亲自写下序言，他老人家这样规划：“我们将精选一些海内外的孤本和虽然不是孤本而原文比较有价值的佛典或其他梵文经典，甚至包括一些印度教经典和印度古代自然科学著作在内，逐步加以编纂、影印、整理、校刊，公之于世，让全世界研究印度古代文化和宗教的学者能有机会利用。”³季羨林先生的规划，为中国的印度学学者指明了方向，也对我们这里推出的北京大学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系列丛书的基本内涵，做了提纲挈领般的概说。

季羨林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依然关心梵文贝叶经的整理和研究事业。多少次，他告诉我们，这个领域因为需要的基础知识非常庞杂，所以不是一个容

¹ 此段落引文均引自季羨林：《〈西藏现藏梵文贝叶经目录〉序》，载于《季羨林文集》第六卷（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04页。

² 季羨林：《季羨林文集》第十二卷（吐火罗文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74页。

³ 季羨林：《梵文〈妙法莲华经〉写本（拉丁字母转写本）序言》，载于《季羨林文集》第七卷（佛教），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8页。

易把握的领域，需要智慧，更需要持续不断的学习和积累。人文学科尤其需要几代人的积淀。为了更有效地继承和发扬季羨林先生开创的事业，于 2004 年，我们成立了北京大学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将培养学生和研究工作的重心，倾斜到对梵文贝叶经的整理和研究之上。几年来，北大师生已经在国内外发表了具有我们特色的研究成果，大有作为的中青年学者已经成为北京大学梵语巴利语专业教学和科研的栋梁，引起国际同行学者的关注和赞誉。如果没有季羨林等老一辈学者的积淀，就没有今天的成就。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在阐说开启整理研究西藏收藏的梵文贝叶经的现代意义时，季先生认为，这项工程“将会大大地促进中印文化交流问题的研究，促进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促进汉藏两族文化交流的研究，促进印度佛教史的研究”¹。这其中折射的，是一位纯粹学者的美好愿望。北京大学印度学的师生，将继续发扬老一辈学者的治学事业，把由季先生开创的学术传统代代传递下去，实现老一代学者也是代代学者美好的愿望，让古老而神奇的外域文明，再复于中华开出新鲜而绚烂的花朵。

相对于梵文经卷的译经历史，我们的传承是古老的。相对于现代欧美日的印度学，中国的印度学是年轻的。北京大学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推出此崭新的丛书，必然携带着稚气，免不了疏漏。在此，对一切善意的批评和指教，我们将欣悦欢喜而奉行修订。《诗经》曰：“嚶其鸣矣，求其友声。”愿此著述之鸣，广泛地引起国际国内同行学者的共鸣友声。

2011 年 9 月 7 日于北京

¹ 季羨林：《〈西藏现藏梵文贝叶经目录〉序》，载于《季羨林文集》第六卷（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 204 页。

前 言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原民族宫藏76号梵文贝叶经〈佛说无二平等最上瑜伽大教王经〉的梵、藏、汉对勘与研究》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博士论文的写作以及本书的出版首先要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段晴老师。段晴老师提供了我博士论文的素材，并悉心指导我博士论文的写作，在初稿完成后又多次帮我修改，提出修改建议，使我的论文能日臻完善。我还要衷心地感谢在德国期间帮我修改论文的哈特曼教授和伊萨克森教授。他们通读了文稿的大部分，提出了很多细致的修改建议，他们的指导和一丝不苟的学术态度让我获益良多。

在北大求学期间，王邦维老师、高鸿老师、湛如老师都在学业上和做学问的方法上给予我诸多指点与帮助，谆谆教诲之恩我铭记于心。还有参与我的开题和答辩的朱庆之老师、李南老师、李四龙老师、沈卫荣老师、孛藏迦老师等都对我的论文提出了宝贵的建议，我也要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我的学长叶少勇、萨尔吉和我的学妹张雪杉在我的论文写作和修改过程中也给予多方的协助，在此一并感谢。

最后要说的是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和中西书局为此书的出版提供了资助和方便，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范慕尤

2010年11月于中大蒲园

缩略语及符号表

acc.	业格 (accusative)
act.	主动语态 (active)
ARIRIAB	<i>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i>
BHSG	Franklin Edgerton, <i>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i> , vol. 1: Grammar, New Haven, 1953.
caus.	致使式 (causative)
D ¹	德格版 (sDe dge) 藏文大藏经 (Toh. 452, rGyud 'bum, Cha, 58b-103a)
f.	阴性 (feminine)
gen.	属格 (genitive)
ger.	独立式 (gerund)
GS	Matsunaga ed., <i>A New critical edition of Guhyasamājantra</i> , Osaka, 1978.
impv.	命令语气 (imperative)
ins.	具格 (instrumental)
JBORS	<i>Journal of the Bihar and Orissa Research Society</i>
L	伦敦写本 (Shel dkar) 藏文甘珠尔 (No. 323, rGyud, Ca, 454b-517a)
loc.	依格 (locative)
m.	阳性 (masculine)
mid.	中间语态 (middle)
n.	中性 (neuter)
nom.	主格 (nominative)
opt.	祈愿语气 (optative)
Pāṇ	Otto Böhtlingk, <i>Pāṇini's Grammatik</i> , Motilal Banarsidass, Delhi, 1839-1840.
pass.	被动语态 (passive)
pl.	复数 (plural)
pre.	现在时 (present)
Q	北京版藏文大藏经 (Ota. 87, rGyud, Cha, 1-42b)
S	拉达克写本 (sTog) 藏文甘珠尔 (No. 414, rGyud, Ca, 293a-346b)

¹ 所有藏文版本的缩略符号均依照 Eimer & Harrison 1997: xii-xiii。

sg.	单数 (singular)
T	<i>Taishō Shinshū Daizōkyō</i> 大正新脩大藏經, ed., J. Takakusu and K. Watanabe, 100 vols., Tokyo 1924-34. (第二部分的 T 特指 T 18, No. 887, 即施护译的《佛说无二平等最上瑜伽大教王经》)
1	第一人称
2	第二人称
3	第三人称
《无二平等经》	《佛说无二平等最上瑜伽大教王经》 ¹
《三业秘密经》	《佛说一切如来金刚三业最上秘密大教王经》

¹ 此经的梵文全名为 *Advayasamatāvijayamahākālpārājā*, 为简易起见, 缩写为 *Advayasamatāvijaya*。关于经名的详细讨论, 参见正文 16 页。

第一部分 导论

第一章 《无二平等经》的写本与相关背景

1.1 《无二平等经》的写本

《无二平等经》的梵文写本原藏于西藏的霞鲁寺。上世纪30年代印度学僧罗睺罗（Rāhula Sāṅkṛtyāyana）进入西藏考察，在萨迦和霞鲁等寺复制和拍摄了大量写本。在他的目录中（Sāṅkṛtyāyana 1938: 145），明确提到《无二平等经》的梵文写本是在霞鲁寺所发现的，并将其编为354号。几乎与罗睺罗同时，意大利学者图奇（Giesuppe Tucci）也在藏区拍摄和复制了大量佛教写本，在图奇写本目录中（Sferra 2000: 441），《无二平等经》的梵文写本被置于编号为42的影集中。建国后霞鲁和萨迦等寺所藏的部分梵文贝叶经被运到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收藏。1985年王森编辑完成了《民族宫藏西藏梵文贝叶经目录》，并将一部分贝叶经拍照，制成了微缩胶片。1987年到1988年间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的张保胜教授组织人员将民族宫所藏的西藏贝叶经全部拍照制成微缩胶片。现在这批照片归北京大学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所有。我在研究中使用的就是这批微缩胶片。通过对比，笔者确认罗睺罗和图奇目录中所记载的《无二平等经》写本与民族宫所藏为同一写本。

据罗睺罗的描述，此写本大小为53.30厘米×5.08厘米。从微缩胶片来看，76号经共有10张胶片。每张照片自上而下摆放了5片贝叶。每张贝叶的上方居中位置都有一张白色标签，标明贝叶的序号，并用 a 和 b 分别标明正反面。

根据照片来看，这一写本共有25片贝叶。但实际上前3页贝叶并不属于此写本。具体来看第1页类似于封面，正面以藏文简述了译经的情况，反面则以藏文题写了经名，从所述内容和字体估计其年代约在18世纪之后。第2页正面空白，反面略有残缺，是以尼泊尔钩体书写的一段《三业秘密经》第2章的注释¹。第3页正反面均为空白。前3页上均无页码。第4页实际是写本的第2页，因为此写本缺少第1页，这一点在罗睺罗和王森的目录中都有提及，而且此页的梵文页码亦为2。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此页开始，每页的正反面都分别以藏文和梵文标有页码，均标在左上方的边缘处，约在第2行和第3行的位置，但数字不一致，梵文的第2页藏文标为第4页，依此类推，直到末页。从藏文页码的字体来看应是后期所添，有可能

¹ 这段注释是由汉堡大学教授 Harunaga Isaacson 判定的。

是写本在收藏过程中管理人员误将3页贝叶混入写本，以致在编排页码时从这3页开始，形成了两套不同的页码系统。所以真正属于此写本的贝叶共有22页。

从第2页到第21页每页正反面都是7行，只有第22页例外，正面只有3行，总的来说此写本保存的情况较好，贝叶均无破损，大部分贝叶字体清晰，只有第2页和第18页的反面有几处极为模糊，很难辨认。而这些部分对应的藏译也略过不译，可能是翻译之时写本就已经是如此情形了。每页有两个穿经孔，将页面等分为3部分。在穿经孔周围留出了一片长方形的空白，从页面顶部至底部，宽度上约占5到6个字母的位置。

由于写本没有题跋，使得我们无法准确判定其时代。写本以尼泊尔钩体书写，据 Bendall (1883: xxiii) 的看法，这种字体“兴起于12世纪，到13世纪得到普遍应用，一直延续到16世纪”。从 Bendall 书中所附的写本以及他所列的字母表来看，尼泊尔钩体在不同时期形式是不尽相同的。经过比对后，我发现 Bendall 目录中编号为1686 (1165年)、1691.2 (1179年)、1684 (1065年) 和1645 (1139年) 等写本的字体与我的写本相似。² 除此之外，写本页码的数字形式和罗睺罗目录中205号 (1126年) 的几乎一模一样。³ 还有原藏于民族文化宫的梵文写本《妙法莲华经》(1082年) 的大部分字体都和《无二平等经》的写本极为相像。⁴ 我还参考了这一时期的其他钩体写本，在此基础上，我初步推断此写本的年代为11世纪晚期到13世纪。

最后要说明的是此写本虽然很早被学者们载入目录，但是在笔者之前从未有学者对此写本做过释读和研究。笔者主要参考其他钩体写本，结合《无二平等经》的汉藏译本完成了此写本的转写和编辑工作。但是由于此写本是目前已知的《无二平等经》的唯一写本，缺少其他的写本作为参照，加之藏译又是据此写本而译，所以给转写校勘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对于那些模糊错漏的地方，笔者虽已尽力设法修补改正，但是还有些问题未能解决，只能留待将来有更丰富的资料之后加以改进。

1.2 《无二平等经》的属性及其地位

最早提到《无二平等经》的属性的是不空 (705-774) 所译的《金刚顶瑜珈十八会指归》(简称《十八会指归》)。此经完成于大历六年 (771)，是对十八

² 见 Bendall 1883: Plate ii. 3, Plate iii. 1, Table of Lettes。

³ 见 Sāṅkrtyāyana 1937: Table of Numbers。

⁴ 此处参考了段晴等人的研究，参见段晴、叶少勇、萨尔吉 2007: 11-22。

部密教经典介绍的一个集成 (Giebel 1995: 108-111)。在《十八会指归》中,所有的经典都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排列,排在一个序列里的往往有一个根本经典,其余则是和它相关联的解释类经典。《无二平等经》排在十六,和排在十五的《佛说一切如来金刚三业最上秘密大教王经》被归为同一序列 (Giebel 1995: 111)。其中,《三业秘密经》是根本经典,而《无二平等经》则被认为是和《三业秘密经》有关的解释类经典。此后《无二平等经》的藏译者布顿仁钦珠 (1290-1364) 明确地指出《无二平等经》是《三业秘密经》的注释经 (*ākhyānatantra*) (Roerich 1953: 417)。酒井真典 (Sakai 1944: 22)、奥山直司 (Tsukamoto 1989: 244) 都认同这一结论。《三业秘密经》是无上瑜伽部方便系最根本的经典,是方便系列阿闍部族的代表经典 (Matsunaga 1978: xx)。一般来说,无上瑜伽部的经既有根本经和续经,还有解释经。围绕着《三业秘密经》有两大派别的解释经,第一类被称为圣者类 (*Ārya School*),最为经典的注释是月称⁵ (*Candrakīrti*) 的《燃灯释》 (*Pradīpoddyotanāṭikā*),比较重要的还有龙树⁶ (*Nāgārjuna*) 的《五次第》 (*Pañcakrama*); 第二类是智足类 (*Jñānapāda School*),开创者为觉吉祥智 (*Buddhaśrījñāna*)。主要的注释有贤足 (*Bhadrapāda*) 的《秘密集曼拏罗方便释》 (*Guhya-samājamandalopāyikā*),辩自在足 (*Vāgīśvarapāda*) 的《灌顶仪轨集略》 (*Samkṣipt-ābhiṣekavidhisāmājikā*) 等。

奥山将《无二平等经》归于《三业秘密经》的智足类注疏。不过有学者对此说法持怀疑态度,其依据是布顿在它为《释明》 (*Pradīpoddyotana*) 所作的注释中旁征博引了大量《三业秘密经》的注释,却唯独没有引《无二平等经》 (Wayman 1991: 87)。但这一理由并不充分,不足以否定布顿的结论。因为这部经的原本残缺,一直不为历代藏族学者所重视。布顿曾指出《无二平等经》并不重要,他翻译它只是为了证明这部经是真正传自印度的经典,而另一部与此经名类似的经典⁷则是伪经。所以完全有可能布顿不引用它是因为他认为这部注释续无足轻重;其次通过与《三业秘密经》的对比,可以看出《无二平等经》的基本思想是和它相一致的,都是通过修行使自己的身、语、业与佛的身、语、业相等同,从而达到现世成佛这一目的。特别是《三业秘密经》中含有大量早期瑜伽经典所没有的双

⁵ 此为密教的月称,与中观派的论师月称不是同一人。

⁶ 此为密教的龙树,与中观派的论师龙树不是同一人。

⁷ 此经全名为 *Śrisarvatathāgataguhyantrayogamahārājādvyasamatāvijayanāmavajrasrivaramahākalpādi*, 藏译为 *Dpal de bzhin shegs pa thams cad kyi gsangs ba rnal 'byor chen po rnam par rgyal ba zhes bya ba mnyam pa nyid gnyid su med pa'i rgyud kyi rgyal po rdo rje dpal mchog chen po brtag pa dang po*, 汉译名为《吉祥一切如来秘密大瑜珈平等怛特罗王金刚吉祥大胜仪轨第一》。

修等性瑜伽方面的思想，以及对杀生等恶业的肯定，而在《无二平等经》中这些思想均有反映。

除内容之外，在语言上《无二平等经》和《三业秘密经》的体系也极为接近。不仅在《无二平等经》和《三业秘密经》这两部经中存在大量平行文句，而且《无二平等经》和《三业秘密经》的注疏《五次第》、《智成就》（*Jñānasiddhi*）等经典有不少平行或相似文句。所以综合整体内容和语言风格等因素，笔者认为《无二平等经》是属于《三业秘密经》系列的。

虽然《无二平等经》是《三业秘密经》的解释经，但是《无二平等经》也含有不少早于无上瑜伽部的瑜伽类经典的因素，有不少内容和语言与瑜伽类的重要经典《佛说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大教王经》（以下简称《真实摄经》）颇多类同。兹举几例：

首先两部经的开篇极为相似，如下所示：

《无二平等经》(T18, No.887, 541b13-c5)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在他化自在天宫。

与九十九须弥山量微尘数菩萨摩訶萨众俱，此诸菩萨一一皆是金刚萨埵金刚眷属。

其名曰金刚手菩萨摩訶萨、普贤菩萨摩訶萨、观自在菩萨摩訶萨、虚空藏菩萨摩訶萨、金刚拳菩萨摩訶萨、起平等心转法轮菩萨摩訶萨、虚空出生菩萨摩訶萨、破诸魔菩萨摩訶萨，如是等大菩萨摩訶萨而为上首。

《真实摄经》(T18, No. 882, 341a10-26)

在色究竟天王宫中，安处广大摩尼宝殿。彼有众色珠鬘璎珞，铃铎缯幡间错垂布。微风吹击出和雅音，半满月等众所庄严。

与九十九俱胝大菩萨俱。

金刚手菩萨摩訶萨、普贤菩萨摩訶萨、观自在菩萨摩訶萨、虚空藏菩萨摩訶萨、妙吉祥菩萨摩訶萨、起平等心转法轮菩萨摩訶萨、虚空库菩萨摩訶萨、摧诸魔力菩萨摩訶萨，如是等菩萨摩訶萨而为上首。

时彼天宫由诸如来威神加持，具足种种最胜严饰，幢幡伞盖殊妙珍宝，悬铃珠璎交络垂布，大摩尼宝出现光明，有种种色广大照耀，犹如月轮清净圆满。

而佛世尊常所安住一切如来金刚加持三昧正智，受一切如来金刚灌顶，顶戴宝冠，处三界法王位，证一切如来一切智智相应自在，圆满一切如来大平等印契，成就一切如来最胜事业，安住大悲毘卢遮那如来，常住三世平等金刚身、语、心、业，尽诸有情界，能满一切愿，为一切如来共所称赞，受一切如来劝请说法。

复有殍伽沙数等诸佛如来，从十方界来集此会。犹如胡麻满阎浮提，是诸如来各于彼彼佛刹，亦常说此无二平等秘密法门。

一时世尊大毘卢遮那如来具足一切如来金刚加持种种三昧邪智，获得一切如来殊胜宝冠三界法王最上灌顶，成就一切如来一切智智大相应主，能做一切如来一切智印平等增上种种事业，悉能圆满普尽无余诸有情界一切意愿，常住三世一切身、语、心金刚大慈悲者，为一切如来劝请称赞。

如是等菩萨而为上首，与恒河沙等数如来犹如胡麻示现，满于阎浮提。

在这里，《无二平等经》没有用无上瑜伽部经典常用的起始句：*evaṃ mayā śrutam ekasmim samaye bhagavān sarvatathāgatakāyavākcittahrdayavajrayoṣitabhageṣu vijahāra*⁸（如是我闻，一时世尊住于金刚明妃之秘密门中，此金刚明妃从具有一切如来身、语、意的心中产生。）而是用了和《真实摄经》等瑜伽类经典类似的开篇。虽然《无二平等经》开头的梵文已阙，但是从汉译的对比来看，我们可以推断这两段的原文应是极为相似的。

其次，在曼拏罗⁹方面，《无二平等经》中的禅定曼拏罗比较特别，其第三重有大量的印度教神祇，《真实摄经》中也提到了这些神，如下所示：

《无二平等经》(T18, No.887, 526a13-19)

《真实摄经》(T18, No.882, 373a24-373b2)

⁸ 参见 GS: 4 和 Snellgrove 1959: 5。

⁹ 即密教的“坛”、“乘”，汉译往往为曼荼罗，因施护译为曼拏罗，所以本文采用曼拏罗。

复次外第三重。东方画帝释天主与欲界天子众及净居天子众，东南隅画诸五通大仙及火天众，南方画必隶多主七母鬼众，西南隅画必隶多主诸部多众，西方画水天主及诸龙众，西北隅画风天及诸持明天众，北方画俱尾嚩天大财主及诸夜叉众，东北隅画部多主及诸部多众，如是诸天等。

又复地居诸天主众，其名曰守藏号金刚母娑罗。风天号金刚风，火天号金刚火，俱尾嚩天号金刚大恶，如是等四即金刚灌顶努多主。又复水居诸天主众，其名曰嚩嚩贺号金刚钩，焰摩天号金刚葛罗，必哩体尾祖梨葛号金刚频那夜迦，水天号龙金刚，如是等四即金刚灌顶际吒迦主。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提及的风天、火天、水天、俱尾嚩天等神在《三业秘密经》的体系中极少出现，比较多见于早期密教经典，如行类及瑜伽类。除此之外，《无二平等经》中毘卢遮那佛多居于曼拏罗的中央，这也是瑜伽类经典的特色（Snellgrove 1988: 1365）。

根据以上示例我们可以肯定《无二平等经》同时含有《三业秘密经》和《真实摄经》的元素，这种特性使它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真实摄经》是较早的密教经典，约成书于7世纪末至8世纪（Tsukamoto 1989: 188）。而作为晚期无上瑜伽部根本续的《三业秘密经》编纂完成于九世纪（Matsunaga 1978: XXVI）。这一历史时期在印度密教的发展史上极为关键，早期密教经典所没有的性瑜伽以及肯定恶业、恶根等思想就是在这一阶段逐渐发展起来并被加入到晚期的经典中。在此意义上，《无二平等经》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可以从中追溯不同时期不同经典的因素，从而进一步考查以《真实摄经》为代表的早期密教经典是如何演变为晚期经典的。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问题，涉及大量经典的比较和分析，限于篇幅，本文对此问题无法做深入探讨，只能局限于对此经的意义及地位的评价。

从印度的传统来看这部经也还是颇受古代学者们重视的。在自在月（Vibhūti-candra）的《三业秘密经》智足类的注疏《智成就》以及《三业秘密经》完成次第的注疏《五次第》中都引用过《无二平等经》的文句，这些均说明《无二平等经》本身是相当重要的经典。而在藏传佛教系统，它之所以长期被忽略很可能是由于布顿的意见。

鉴于《无二平等经》内容上的特点，它的成书年代不好确定。前辈学者（Snellgrove 1988: 1382）曾说：“众所周知，要确切判定佛经的年代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在长时间里不断地发展变化，所以或者根据汉译的时间来定位，或根据西藏历史记录比较确切的时期里留下的相关资料来确定它们的时间。”具体到《无二平等经》，我们要参考的主要是《三业秘密经》的成立时间和汉译时间。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三业秘密经》完成于9世纪。¹⁰而《无二平等经》于11世纪初被译成汉语，所以暂且将其年代定为9到10世纪。

¹⁰ 对于《三业秘密经》的成书时间学界有几种意见，Bhattacharya 判定为3世纪，Alex Wayman 认为是4世纪，松长有庆以大量证据将其定为公元800年前后，他的意见比较为学界接受。